

阅读——延展生命的维度

周末
MODERN WEEKLY
画报

READING LIFE 书评

2025年3月8日 第10期 总第1368期 MODERNWEEKLY.COM



莎拉·安德尔曼：
让有趣永恒



04

COVERSTORY

莎拉·安德尔曼：让有趣永恒
MAKE CREATIVITY ETERNITY

08

FEATURE

奥特莎·莫什费格：从文学出发
THE PROTAGONIST FROM LITERATURE
TO FASHION

10

FEATURE

黛博拉·特伯维尔：捕捉时间的褶皱
CAPTURING FRAGILITY THROUGH
THE LENS

12

BOOKSTAGRAM

阅读不息
坂本龙一书单
SAKAMOTO LIBRARY

14

COLUMN

拥抱带刺的AI
EMBRACE THE UNFATHOMABLE AI

15

BOOKS AND MICROCOSMOS

春天及一切
ECHOES OF SPRING'S FIRST BREATH

16

METAPEDIA

迷失在耄耋之年
SOCIETY WITHOUT RETIREMENT

18

BOOKCASE

会滑翔的书架
ALIANTE BOOKSHELF



路易威登《时尚之眼》墨西哥内页

The Poetics of Fragility

“书写”脆弱，在裂缝中找光

撰文 Emin



Sarah Andelman策划的“Attention Fragile！”主题快闪展览

在我们的惯常印象里，“脆弱”是不完美，它是一种负面情绪，敏感、疼痛、不确定，但这恰恰成为艺术最珍贵的原料，成为艺术家与命运共舞时踩碎的玻璃，在阳光下折射出千万种光的形状。

当代艺术总是擅长以幽默解构脆弱。去年年底，Sarah Andelman为位于巴黎总部的苏富比新空间苏富比Salon Sotheby's策划的一场名为“Attention Fragile！（小心易碎！）”的快闪展览，在不大的空间里，晶莹剔透的手工玻璃器皿和街头玩具滑板和谐共处，“小心易碎”的警示标语变成一句诙谐的调侃，顺滑地连接在场看似毫无瓜葛的商品。

摄影师Deborah Turbeville对“不完美”的执着构成了她艺术生活的核心密码。在腐朽得像梦一样的建筑环境里，在失焦的镜头下，Turbeville对着墨西哥古巷中的低头的舞者按下快门，在主流审美边缘化的细节里，照片和女舞者获得诗意的新生——这张照片也被收录进路易威登《时尚之眼》系列之墨西哥摄影集中。

“悲伤女孩文学”潮流中的先锋作家Ottessa Moshfegh用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和压抑的文字表达在灰暗、低沉的氛围中奏响一曲女孩们挣扎与抗争的灵魂之歌，在“女孩”一词被认为代表着可爱、愚蠢的当下，真正表达了女性的愤怒和压抑，展现出女性在时代浪潮下的精神困境与灵魂觉醒。受Prada 2025春夏广告大片邀请，Ottessa Moshfegh用她擅长的书写创作十则短篇故事，并结集成书《化身十位主角》。

马男波杰克用自嘲的独白消解中年危机，当他说“我烂透了，但至少我知道自己烂在哪里”时，观众在笑声中照见自己的裂痕；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在玻璃球般易碎的香港情事里沉浮，旗袍上的金线刺绣越华美，越映衬出她内心锈蚀的斑驳；王家卫镜头下的金城武在午夜便利店数着凤梨罐头，过期食品的保质期倒计时恰似都市爱情的脆弱性注脚。这种举重若轻的创作智慧，犹如古波斯工匠用金漆修补瓷器裂纹的“金缮”技艺——不掩饰破碎，而是让伤痕本身成为新的美学维度。

当我们在艺术长卷中凝视这些精心书写的脆弱，看到的不是生命的减损，而是人类在承认局限性的谦卑中，生长出的超越性光芒。就像荣格所说：“我们携带的阴影里，藏着未被照亮的黄金。”

那些直面脆弱的创作者，终究在裂缝处找到了永恒的光。

莎拉·安德尔曼：让有趣永恒

Reading Make Creativity Eternity

采访 尔尼 | 撰文 尔尼、nxn | 图片 Ines de bell (标注部分除外) | 编辑 罗敬 | 设计 lee



莎拉·安德尔曼 Sarah Andelman 一手打造的传奇买手店 Colette 开创了“跨界联名”的形式，革命性的新零售方式颠覆了店铺和品牌的理念，从此“时尚概念店”有了模板；其个人创意咨询机构 Just An Idea 的创办更是其延伸，以灵感为核心，从策展到出版，它扩展创意的边界，让有趣无处不在；然而对于现在的 Sarah 来说，Just An Idea Books 的书籍出版也许才对等某种永恒。

跨界传奇 Colette

去年年底，Sarah 为拍卖行苏富比新开设的位于巴黎总部的苏富比沙龙 Salon Sotheby's 策划了一场名为“Attention Fragile！（小心易碎！）”的快闪展览，其灵感来自滑板和玻璃的情景组合，“我仿佛看到滑板打滑将玻璃艺术品撞碎一地的画面——为了不让这件事发生，我觉得‘小心易碎’这个警示标语必不可少。”在店铺空间里除了展示了一系列复古滑板和手工玻璃器皿，还有精选手袋、手表珠宝，皆可供立即购买。出于私心，Sarah 在现场还展示了自己的 Just An Idea Books 系列出版物。

莎拉·安德尔曼 Sarah Andelman，当我们说起这个名字，我们说的是“巴黎跨界女王”，说的是时尚、艺术、创意领域的先锋和标杆——这不是夸大其词。Sarah 一手打造的传奇买手店 Colette，开创“跨界联名”的形式，革命性的新零售方式颠覆了店铺和品牌的理念，从此“时尚概念店”有了模板；其个人创意咨询机构 Just An Idea 的创办更是其延伸，以创意灵感为核心，从策展到出版，它扩展创意的边界，让有趣无处不在。

传奇时尚买手店 Colette 的来龙去脉大家耳熟能详。Colette 源于 Sarah 母亲的名字，是由 Sarah 和母亲在 1997 年创办的买手店，也由母女二人共同经营管理。两人亲力亲为乐此不疲，巴黎时尚记者 Loïc Prigent 甚至戏称两人为“巴黎工作最多的两人”。Colette 以革命性的零售方式闻名，从艺术限量联名，到举办新兴设计师和独立品牌的快闪店 POP UP，再到先锋时尚艺术展览……一次又一次打破惯例，展现前所未有的创意实现创新突破。碧昂丝 Beyoncé 曾评价“Colette 是一个充满灵感的地方，总能让我找到独特的时尚单品”。诚然，在这里传统奢侈大牌、先锋设计师和艺术家联名限量一应俱全，在 Sarah 的精心挑选下，售价从 1 欧元到 1 万欧元的商品有逻辑地陈列，供人挑选购买——无论是年薪百万的明星，还是初到巴黎的穷学生，都可以在 Colette 找到自己想买的。

2017 年 Colette 宣布结业关闭，Sarah 马不停蹄的开启了个人新篇章，2018 年成立个人的创意机构 Just An Idea，继续将对时装文化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2021 年，Sarah 开启了出版业务推出 Just An Idea books 系列丛书。





“Attentionioin Fragile！（小心易碎！）”快闪展览现场

“我承认我对纸本有放不下的情结,我觉得书才是可以保留下来的东西,是不会被取代的东西。我深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回到纸本,就像我们现在买黑胶唱片听音乐一样。”

INTERVIEW With

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创立 Colette 背后的故事吗？

SA: Colette 创立于1997年,那时我刚上大学,在 École du Louvre 学习艺术史,在《purple》杂志实习。我妈妈 Colette Roussaux 和我一起开了这家店,当时算是我的生日礼物,我们决定用我妈妈的名字命名这家店。我们把喜欢的一切汇集到那个空间,从时尚到设计,从书籍到美妆,从美食到艺术,空荡荡的店铺就这样被我们的想法填满。为了让它更有活力,我们每周更换橱窗,每月更换画廊展览,还不停地进行时尚、家居、美妆的采购安排。

为什么后来创办 Just An Idea？Colette 的名字源于你的母亲,那为什么叫 Just An Idea 呢？

SA: 对我来说 Just An Idea 是 Colette 的一种延续和发展。Colette 宣布闭店时就有一些品牌联系我,希望能与我合作。所以在2018年,我创立了 Just An Idea。最初,它是一个咨询公司,帮助品牌开发新的合作类别,比如 Nike、Moncler Genius、Sacai 等都是我的合作对象,我为这些品牌提供创意上的支持。在2021年,我加入了出版书籍这一部分的工作,有了 Just an Idea books。

做 Colette 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没有做过的事情,我那时就经常说“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那样做……这些都只源于一个想法(just an idea)”。我喜欢和不同的人合作各种项目,喜欢不同的创意,这个名字给了我很多可能性,我们没有界限,指导我选择的唯一因素是能够带来创新、深度,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太严肃。

和我们讲一讲 Just An Idea Books 吧？

SA: 2018 年我开始做 Just An Idea,主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喜欢的艺术家和品牌相结合,举办展览,但我很快发现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名气越大的品牌,很多想法会淹没在大公司流程里。所以我就转向书籍出版。这好像是顺其自然的事,因为我一直喜欢书,我自己收藏了不少书,我也曾经负责 Colette 中的选书。除此之外,做书籍出版还有个更现实的原因。在与艺术家合作过程中,我发现有些艺术家只能通过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向大家展示作品,这让我感到遗憾,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作品书。于是我决定自己做。我希望一切保持简单,我出版的书是一个类似作品集的东西,内容篇幅很短,像杂志一样。

从你的角度来看,如何做到让“作品集”更有趣？

SA: 我会做成系列感的书籍。我喜欢日本的一套叫做 Book JS 系列书,有一些法国出版的摄影书系列也很棒,这种系列书不仅可以供阅读,还可以把它们当作收藏放在书架上。我还会邀请嘉宾为书写引言,让每本书都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总之,任何想法都可以,都是基于我的喜好和发现,没有硬性规则。

我曾经与加拿大小说家道格拉斯·柯普兰 Douglas Coupland 合作,他出过很多有名的小说,但我帮他出版的书专注于他在 Instagram 上发表的标语艺术。还有我们也和让·朱利安 Jean Jullien 有合作,和他之前的出版物不同,我们合作了《Paper People》,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2025年你有什么新计划可以透露吗？

SA: 我会继续出版书。在3月我会与 Peanuts 公司合

“书才是可以保留下来的东西”

谁都不会质疑 Sarah 在时尚领域的先锋地位。作为新零售行业的前驱,Sarah 却不像生意人那般强势、高调。她的日常装扮大多是不带 logo 标识的 T 恤、卫衣、运动鞋,她说话温文尔雅,思考的时候会低头捂嘴,偶尔也会直视你的眼睛腼腆微笑,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稳定感。

如今,高速发展的科技让 AGI 生活近在咫尺,我们甚至无法预测想象明天的样子。在这般动荡不安下,Sarah 却对自己的出版业务异常坚定,她要持续不断地推出更多的纸本书。“我承认我对纸本有放不下的情结,我觉得书才是可以保留下来的东西,是不会被取代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去纽约,发现机场的杂志架上竟然没有一本杂志,原本的书架上放着糖果和零食。这太可怕了。我深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回到纸本,就像我们现在买黑胶唱片听音乐一样。”

Just An Idea Books 的出版物很容易区别于传统的出版公司。首先在数量上,它们通常不会单独出现,出版系列丛书是 Sarah 的核心决策,“我希望除了阅读之外,它们还可以被当成收藏品放在书架上”;其次在视觉上,Just An Idea Books 的书封面有统一的视觉风格,简洁不乏视觉冲击力;再者,它的内容也区别常规出版,“我曾经与道格拉斯·柯普兰 Douglas Couplan (加拿大小说家)合作,他出过很多有名的小说,但我帮他出版的书专注于他在 Instagram 上发表的标语艺术”;最后,Just An Idea Books 出版物价格统一,每本 50 欧元。

“所以我们可以说 Just An Idea Books 是有一个规则模板的?”我们不禁追问。Sarah 毫不犹豫的否定:“不是。没有硬性规则,任何想法都可以,都是基于我的喜好和发现。”显然,Sarah 的喜好除了书还有和书相关的一切。除了书籍出版,Just An Idea 还开发了各种书立周边,造型怪异的可爱书立招人眼球,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些限量出版物。

从某种角度上说,Just An Idea Books 就是 Sarah 成功写照;创立风格,因此可以在繁杂的时尚界脱颖而出;不设局限,亦因此在朝更夕改的潮流中保持前卫。

抛开飘在空中的天马行空的思绪,就如 Sarah 谦逊的日常装扮一样,在现实生活中 Sarah 不怎么睡觉,即使再忙也会想办法抽时间陪伴家人;她热爱工作,享受忙碌,只要收到邮件再晚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更重要的是,她拒绝重复,向往崭新,她打破框架,一次有一次地——一切都只要一个想法就够了。

莎拉·安德尔曼 Sarah Andelman

作,在巴黎举办 Snoopy 75 周年展览。我也会在日本与 Edifice 合作一个 Pop-Up。我喜欢忙碌,不喜欢无所事事。但是我不喜欢重复之前做过的事情,所以合作项目的独特性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日常的一天会是怎样的?你会如何平衡工作和陪伴家庭和孩子的时间？

SA: 讲真的,我睡觉不是很多,我很幸运因为我不需要太多睡眠。通常我的一天会很 Chaotic (杂乱),虽然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必须随时待命,但是我也还会尽可能抽时间多地和家人,特别是我的儿子在一起。我很享受家庭时光,我很高兴看到孩子慢慢长大。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对你产生启发或者影响的书吗？

SA: 第一个本是 A24 的书。A24 一家我很喜欢的美国电影制作公司。我刚买了一本他们出的书《仅供促销使用(FOR PROMOTIONAL USE ONLY)》,讲的是从 90 年代到今天所有电影周边产品的历史。我本来就喜欢周边产品的概念,无论是艺术还是时尚,或者是与电影相关,有意思。

第二本来自 Phaidon 的《No idea is final》,这是我常会反复观看的书籍。我喜欢翻开书中的任意一页,它给我灵感启发的感觉。

我也特别喜欢《PIN-UP》杂志,这是一本打破刻板印象的杂志,像做时尚杂志一样做建筑杂志。而且它不仅是杂志社也是一家具品牌,它们做很多跨界联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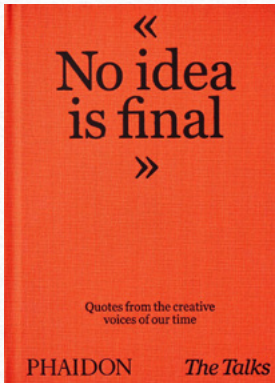
莎拉·安德尔曼
Sarah Andelman

策展人、创意人,曾经担任传奇买手店 Colette 联合创始人、创意总监,现任 Just An Idea 和 Just An Idea Books 创始人。

SARAH ANDELMAN 推荐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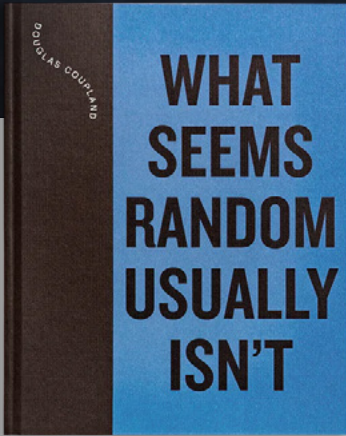
《FOR PROMOTIONAL USE ONLY》
作者: Lindsay Zoladz & Roger Corman & Caroline Golum
出版社: A24



《No idea is final》
作者: Sven Schumann / Johannes Bonke
出版社: Phaidon Press



《PIN-UP》杂志



Just An Idea Books x Douglas Couplan 限量书



Just An Idea Books x Jean Jullien 限量书

“我们没有界限,指导我选择的唯一因素是能够带来创新、深度,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太严肃。”



Just An Idea 各种造型奇特的可爱书立

撰文 Eva | 编辑 罗敏 | 图片由 Prada 提供 (标注部分除外) | 设计 lee

The Protagonist from Literature to Fashion

奥特莎·莫什费格：从文学出发



当质朴的文学和奢华的时尚在女作家奥特莎·莫什费格 Ottessa Moshfegh 身上达成了某种水到渠成的和谐之时，我们似乎也找到了一种当代性的情绪共鸣。正如 Moshfegh 在采访中说到的：“时尚和文学对我来说，都是表达自我和探索人性的方式。它们看似不同，但本质上却有相通之处，都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人们的内心世界。”

悲伤女孩文学

2020年，在社交话题 #Booktok 里兴起了一股“悲伤女孩文学” (sad girl literature) 潮流，重新定义了一种女性视角下的严肃文学流派。作为这类文学作品的特写，小说主角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常被忧郁、愤怒的情绪所萦绕，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却又深陷自我认知的困境，在成长的荆棘丛中、在现代社会繁杂迷宫中她们迷茫、痛苦、挣扎，摸索着艰难前行。叙事风格上，“悲伤女孩文学”融合了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与抒情且压抑的文字表达，在灰暗、低沉的氛围中，蕴含着强烈的情感张力，宛如奏响一曲在痛苦深渊中徘徊、挣扎与抗争的灵魂之歌。在“女孩”一词被认为代表着可爱、愚蠢的当下，“悲伤女孩文学”真正表达的是女性的愤怒和被压抑的情绪，深刻展现出女性在时代浪潮下的精神困境与坚韧不屈的灵魂觉醒，它宛如文学苍穹中一抹独特且幽邃的暗影，聚焦于女性内心世界的幽微之处，成为当代文学中剖析女性内心世界的一面独特镜子。

在奥特莎·莫什费格 Ottessa Moshfegh 的作品《我想

睡上一整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 中，无名的主人公美丽、富有但却愤怒、迷茫且厌恶人类，她卑微的目标是在一位精神科医生开的大量安眠药和镇静剂的帮助下睡上一年——这股典型的“悲伤女孩”形象在社交媒体上一跃成为文学潮流运动的先锋。2018年出版发行的《我想睡上一整年》在两年后的“悲伤女孩文学”潮流发酵之下，被 Booktok 用户广泛讨论、解读模仿，从而强化了女作家 Moshfegh 在这一文学潮流中的地位。

Ottessa Moshfegh, 1981年出生于波士顿，母亲来自克罗地亚，父亲是伊朗人。这般多元文化交织的家庭环境犹如一座丰富的宝藏库，为她日后的创作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独特素材与灵感。小时候的 Moshfegh 便展现出对文字世界的强烈向往。“在我还小的时候，书籍就是我最亲密的伙伴，那些故事里的世界比现实生活要精彩太多，我常常沉浸其中，不愿出来。”Moshfegh 回忆起童年时说。

这份对文学的热爱，引领她先后在巴纳德学院攻读英语专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在布朗大学深造，取得文学艺

术硕士学位。在学术的滋养下，她逐渐雕琢出独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怪诞神秘，黑色幽默。

拥抱“特洛伊木马”

在成为社交媒体上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之前，在文学界 Moshfegh 就曾凭借其处女作小说《艾琳》入围了布克奖短名单。

《艾琳》是一部心理惊悚小说，讲述了一个贫穷、缺乏魅力的年轻女子的故事。艾琳在一家少年犯管教所工作，对管教所新来的精神科医生丽贝卡产生了痴迷。艾琳对自己内心和外表现在有着一种病态的焦虑，她把呼吸描述为“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她会服用泻药来清空自己的身体。作为“悲伤女孩”代表，艾琳在评论界收获批评无数，但不妨碍她的形象成为某种时代病症典型，在现在世界收获一众粉丝。2023年，《艾琳》被改编成电影，由威廉·奥德罗伊德 William Oldroyd 执导，托马辛·麦肯齐

Thomasin McKenzie 和安妮·海瑟薇 Anne Hathaway 主演，Moshfegh 和她的丈夫卢克·戈贝尔 Luke Goebel 共同编写了电影剧本。

“我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写《艾琳》，但我觉得它非常具有电影感，从一开始，我就想到了希区柯克改编的达芙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 Maurier 的《蝴蝶梦》。我从不觉得文学比电影高级，我愤世嫉俗地认为，小说是人们购买的东西——它是一种产品，有点像我们买的电影票。”虽然没有认为文学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形式，但是 Moshfegh 坚定地认为，电影和文学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拍电影是一场磨难。一切都悬而未决，直到真正开拍之前，一切都不确定……你不能对电影过于珍视，因为决定电影的因素太多了，你随时可能因为不如你所愿而心碎。但小说的创作完全不一样。写小说更像一种承诺，由你主宰，你不会轻易放弃。”

似乎是从《艾琳》开始，电影进入了 Moshfegh 的生活，成为她的部分。目前，她正在为蕾切尔·库什纳 Rachel Kushner 的《火星俱乐部》(2018年)改编电影剧本；她的中篇小说《McGlue》(2014年)也已被买下改编权，将被拍成电影，由英国导演安德鲁·海格 Andrew Haigh 执导；大名鼎鼎的《我想睡上一整年》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的改编，将由约戈斯·兰西莫斯 Giorgos Lanthimos 执导——这是一个光想象就觉得匹配的组合——Lanthimos 的怪异与 Moshfegh 荒诞，“虽然我不太喜欢《可怜的东西》(2023年)，但是我喜欢《龙虾》(2015年)。”Moshfegh 饶有期待地说，并且向我们透露玛格特·罗比 Margot Robbie 将会是电影版的制片人之一。

不止电影，电视、商业小说这样的流行文化时常出现在 Moshfegh 的作品里。2020年出版的小说《Death in Her Hands》就讲述了一个70多岁的、看了很多侦探电视节目的女人的故事。流行文化不可避免，Moshfegh 毫不避讳地拥抱它，并且称其为“特洛伊木马 Trojan horses”，“在当今，你其实很难划清它们的界限。”



奥特莎·莫什费格
Ottessa Moshfegh

美国作家，她的获奖作品因其复杂而多面的女性角色在国际上广受关注。她著有六本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另一个世界的乡愁》(Homesick for Another World, 2017年)，深受读者喜爱的《我想睡上一整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 2018年)，以及获得布克奖提名的《艾琳》(Eileen, 2015年)。她还联合创作了《艾琳》同名电影(2023年上映)的剧本。Moshfegh 的最新小说《拉普沃纳》(Lapvona, 2022年)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她现居洛杉矶。

文学界的时尚宠儿

在文学领域，Moshfegh 关注怪诞事物的作家，成绩斐然，在时尚领域，她亦有自己独到之处。

Moshfegh 热衷于收藏复古服饰，从九岁那年她就开始收集复古服装。“我在九岁的时候收集帽子，对复古帽子着了迷。一顶帽子，能立刻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她至今还保留着那些收集的帽子，放在她母亲的衣柜里。后来她从巴纳德学院毕业于布朗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那时她每个周六都会从普罗维登斯开车到纽约市，在布鲁克林跳蚤市场卖衣服来维持生计。“卖复古服饰的人都是很有意思的人。我觉得我们都有一点好胜心，都追求独特有自己特有的怪癖，我觉得只要是去淘东西，大家都会这样。”从那时起，Moshfegh 就和时尚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

2022年，Moshfegh 为玛丽亚姆·纳西尔·扎德 Maryam Nassir Zadeh 走秀；2023年，她为普罗恩萨·施罗 Proenza Schouler 创作微型小说作为秀场笔记；今年，她参与了 Prada 2025春夏广告大片的制作——根据费迪南多·韦尔代里 Ferdinando Verderi 构思并指导、女

为什么穿着打扮足够引发一整个宇宙的虚拟创作？Moshfegh 曾在采访中做过解释：“当我塑造一个角色时，决定角色穿什么比决定他们长什么样更重要，因为穿衣服是他们每天都要做的选择。决定如何穿着打扮是形成我们外在的样子，它可能和我们的真正的内在不一样，也可能一样。这种思考对我来说就是生活的感觉。”

“时尚和文学对我来说，都是表达自我和探索人性的方式。它们看似不同，但本质上却有相通之处，都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在 Moshfegh 的启示之下，也许当我们在犹豫今天要穿什么的那一刻，我们真正需要搞清楚的是“今天，你想要展现出什么样的外在？”

OTTESSA MOSHFEGH 书单



《化身十位主角》

作者：Ottessa Moshfe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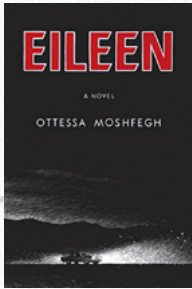
简介：由 Carey Mulligan 主演、Steven Meisel 掌镜拍摄的2025春夏广告大片“化身 Prada”延展至文学领域，美国作家 Ottessa Moshfegh 受邀创作十则短篇故事，并集结成书。



《我想睡上一整年》
作者：Ottessa Moshfegh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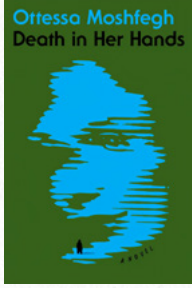
《McGlue》
作者：Ottessa Moshfegh
出版社：Fence Books



《Eileen》
作者：Ottessa Moshfegh
出版社：Penguin Press



《火星俱乐部》
作者：[美] 蕾切尔·库什纳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Death in Her Hands》
作者：Ottessa Moshfegh / [美国] 奥蒂莎·莫什费
出版社：Penguin Press

撰文/编辑 Lin | 图片 由路易威登提供 (标注部分除外) | 设计/eg

黛博拉·特伯维尔：捕捉时间的褶皱

Capturing Fragility Through the Lens



在墨西哥圣米格尔德阿连德 San Miguel de Allende 的古老街巷里，黛博拉·特布尔维尔 Deborah Turbeville 的镜头曾捕捉到一位身着红色天鹅绒披风的舞者。不太年轻的女模特低垂的颈项，身后是斑驳的墙面，就被岁月侵蚀的古墙一样，镜头里女人的故事也让人想入非非。在主流审美边缘化的细节里，这张影像获得诗意的新生。Turbeville 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偏爱那些被主流审美摒弃的面孔与空间，它们的褶皱里藏着未被讲述的故事。”正是对“不完美”的执着构成了传奇摄影师 Turbeville 艺术生命的核心密码。

反叛时尚的语言

1932 年黛博拉·特布尔维尔 Deborah Turbeville 在美国马萨诸塞 Massachusetts 州出生。19 岁时她搬到纽约学习戏剧和舞蹈，为著名设计师克莱尔·麦卡德尔 Claire McCardell 工作，兼任模特和助理，由此踏入了时尚界，之后成为《时尚芭莎 Harper's Bazaar》杂志的编辑，对时尚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Turbeville 的人生轨迹本来与艺术并无交集。在一次偶然的短期摄影课程后，她在摄影师理查德·阿维顿 Richard Avedon 的鼓励下，Turbeville 拿起相机，用自己的照片探索世界。

当时的时尚摄影几乎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对性感的、接近色情的痴迷或挑衅，以及对阳光明媚、优雅精美的物质欲望疯狂向往。Turbeville 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时尚摄影的第三条道路——暗黑气质的哥特式阴郁和凄迷，一种仅仅依赖于氛围、通过意象、暗示与隐喻，让观众组织他们对影像的想象、表达概念的思路。

1975 年 Turbeville 在《Vogue》杂志上刊登了《澡堂》系列的十页专题。她将模特置于蒸汽氤氲的浴室空间，通过多重曝光与模糊的焦点，将服饰消解为流动的色块，而模特们低垂的脖颈、交错的肢体，构建出一种私密而疏离的叙事场域。彼时，Turbeville 把这种反优雅的美学革命称作“我要捕捉的不是完美，而是时间啃噬的痕迹”。

在 Turbeville 的影像作品中有两个反复出现的元素：

模糊的轮廓和粗糙的颗粒。对她来说，摄影最重要的是营造氛围。她使用很少的灯光，在微弱、幽暗的氛围中，用特定的照明突出她感兴趣的东西。她喜欢自然环境，而非在工作室里搭建场景，朦胧的森林、花园中的迷宫和墓地、大型剧院、破旧废弃的宫殿，让她感兴趣的特质永远只有浪漫和神秘。在她的影像作品中，温柔与狂暴、抒情与讽刺、矜持和轻佻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仿佛上演着一场无声的超现实戏剧。

考古时间

准确地说，Turbeville 的摄影作品更多的是关于风格，而非时尚。她的镜头如同泡在陈旧的时光中、近乎腐败的记忆碎片。

Turbeville 尤其对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感兴趣。在她的工作室里永远摆放着罗斯·麦考利 Rose McCauley 的《废墟之乐 Pleasure of Ruins》，她将书中“废墟是凝固的时间叹息”的哲学转化为独特的视觉语言：在凡尔赛宫的废弃卧室里，她让模特与褪色的挂毯共舞；在圣彼得堡的冰封花园中，她用多重曝光让雕像与飘落的枯叶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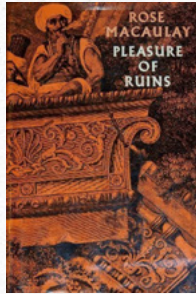
她会通过强烈的褪色色调、过度曝光的印刷效果为画面增添神秘的光感，她常常使用比如刮扯、撕裂、抛撒尘埃

DEBORAH TURBEVILLE 书单



路易威登《时尚之眼》墨西哥

摄影：Deborah Turbeville
简介：路易威登《时尚之眼》系列的每本书籍都精选了众多大幅摄影作品，并附有摄影师的生平介绍、访谈或评论文章。该系列促成了新锐才俊、资深摄影师与时尚摄影传奇之间前所未有的对话，在当代创作与鲜为人知的档案珍品之间碰撞出火花，打造出兼具独特视角与美学价值的珍贵文献合集。在《时尚之眼》墨西哥中呈现了传奇女摄影师 Deborah Turbeville 用镜头捕捉到幽雅而忧郁的迷离幻象。



《Pleasure of Ruins》

作者：Rose Macaulay / Roloff Beny
出版社：London: Thames & Hudson



《Casa No Name》

作者：Deborah Turbeville
出版社：Rizzoli

时间不是敌人，而是最好的合作者。真正的美，诞生于消逝与留存的永恒博弈中。

墨西哥之恋

1986 年，Turbeville 在圣米格尔德阿连德 San Miguel de Allende 买了一栋房子，房子上的门廊下绘制着圣经场景的壁画，是由一位牧师兼画家留下的。Turbeville 一直保留着这处 18 世纪小城的房产，直至去世。她精心布置的房间成为最后艺术装置：褪色的波斯地毯、摇曳的烛光、悬停在半空的自拍照。她甚至还出版了一本以房子为主题的书《Casa No Name（无名之家）》。她在书中写道：“时间磨损了它们，阳光使它们褪色，鸟儿和灰尘完成了其余的工作。这种岁月的痕迹是我买下这所房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偏爱那些正在消逝的事物，因为它们见证了时间的温柔暴力。”

在墨西哥，Turbeville 远离了时尚界，她突然直面真实的生活。“在这里拍摄我想要捕捉的东西，而不是去刻意构图。”她带着相机四处游历、观察、记录。她在如迷宫般的街道上漫步，在城市和人群中迷失，她为墨西哥古老的传统仪式以及纪念逝者的节日着迷，她捕捉邻村参加完婚礼后坐在公交站的女人们，拍下哈尼齐奥岛上的渔民、市场广场上的理发师。在这个国家，Turbeville 找到了她长久以来一直在追寻的新鲜感和自然感，在这里她拍摄的照片数量之多，以及它们所描绘的主题的多样性，都印证了她那种无法抑制的捕捉欲望。她甚至在那里拍摄了被认为是她唯一的一部短片。

“你必须假装自己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东西，然后直接按下快门。”

墨西哥，这个让她的种种执念得以滋长的地方，成为了一个既能让她视野焕然一新，又能奠定她艺术实践基础的所在。在这座被岁月侵蚀的殖民建筑里，Turbeville 用宝丽来记录修女的祷告、孩童的嬉戏、游行的亡灵，将时尚摄影的技法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哲学追问。

在 Turbeville 影像作品集《不完美的过去 Past Imperfect》中有一句话：“梦是另一种生活。每当我经过那些将我们与无形世界隔开的象牙门时，总会不寒而栗。”也许就是巧合，在“无名之家”的庭院后面就有一扇通向 nowhere 的“门”，如果这是一扇可以被打开的门，也许门的背后就是举着相机的 Turbeville，在你见到她的那一刻，她毫不犹豫地按下快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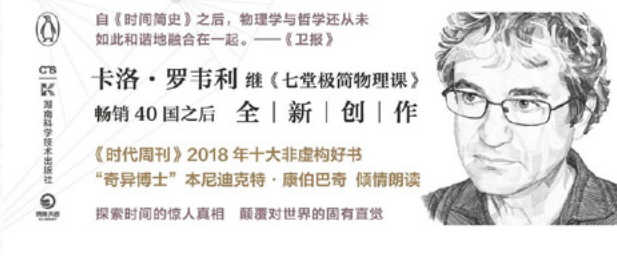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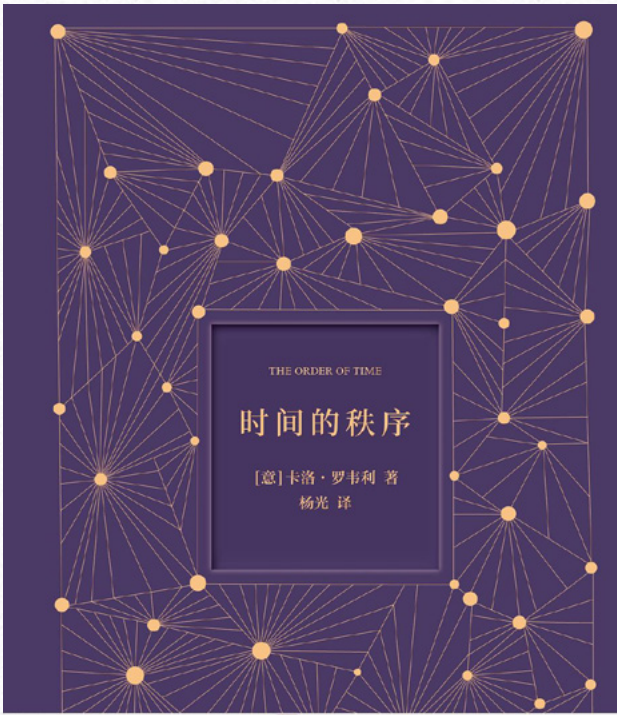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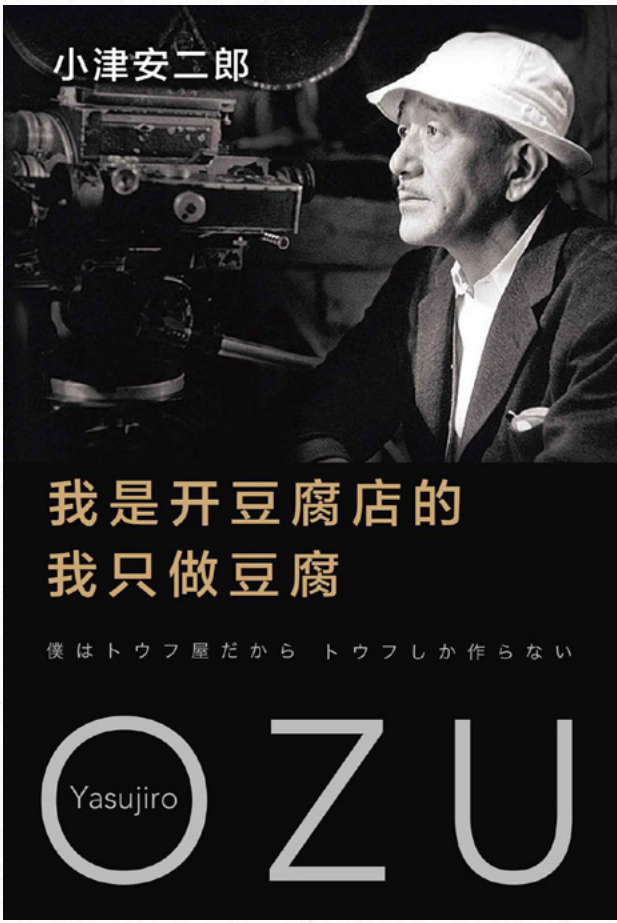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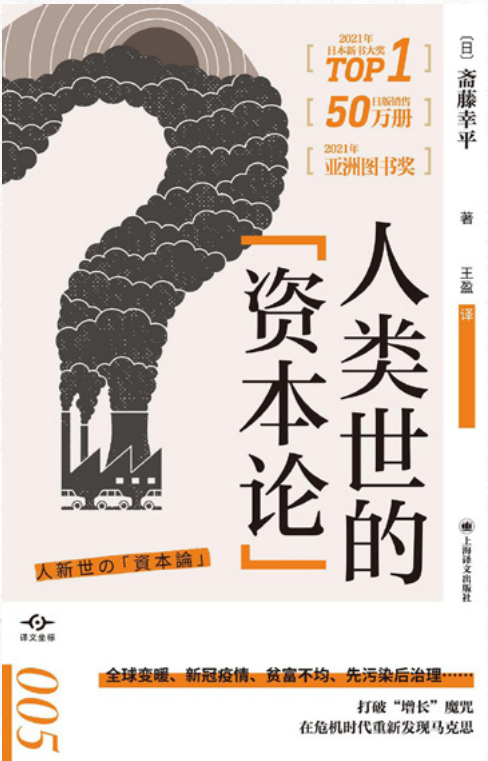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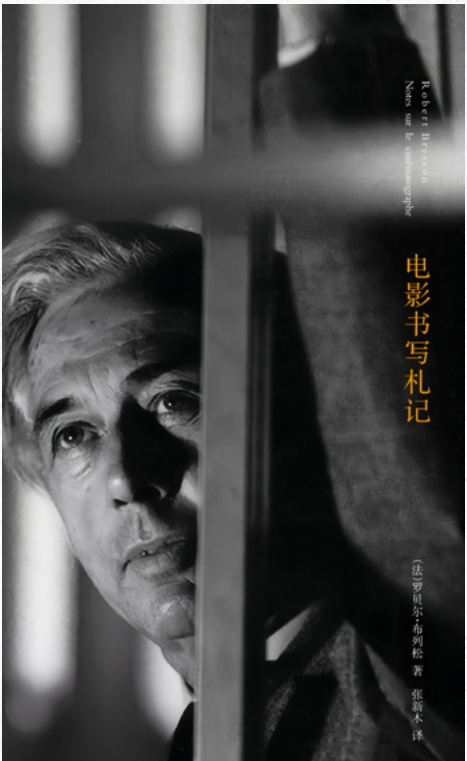
Sakamoto Library

阅读不息

坂本龙一书单

图片 由博集天卷提供 | 编辑 罗敏 | 设计 lee

坂本龙一嗜书，他的身旁总有书。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中，我们看到坂本龙一家中的落地式的开放大书橱，在阁楼上、录音室里甚至餐桌上也都是满坑满谷的书，摆成厚厚的一堆一堆的。坂本龙一在展示给电影配乐时阅读的电影作品原著，包括英语、日语、汉语甚至是阿拉伯语在内的多个版本。种种，都足以证明坂本龙一是一个视阅读为生命的人——于是有了这本《阅读不息》。



《阅读不息》是坂本龙一的阅读随笔记，其中辑录坂本龙一2018年至2022年在杂志《妇人画报》上连载的专栏“坂本图书”，讲述了坂本龙一最爱的36本图书。

在书中，坂本龙一提到自己的阅读领域广泛，思想、哲学、历史、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他常常同时阅读很多本书，“但并不是每本都读完，因为兴趣点在不断变化，新书也在不断增加”，他讲述自己的阅读哲学，“书有各种各样的。有些是为了提高见识而读的书，有些是为了获取新信息而读的书，有些是为了深化思考而读的书，也有些是为了享受阅读乐趣而读的书。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因为享受乐趣而接触书籍的记忆。”坂本将书籍比作音乐，“好的书籍就像音乐一样，让人想要反复阅读”。在这个充斥着数字噪音、信息泛滥的时代，他由书出发、爱

书成痴，由阅读树立人生信念，延展生命，让我们看见不竭又永恒的生命力。

“坂本龙一创造潮流，却游移在外；他介入时代，又有种超然姿态；他想象未来，并追寻过往。”许知远在给书做推荐序中如此写到，这也正是坂本教授的魅力所在。

坂本龙一珍视他的阅读体验，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想看强烈的事物，想读这样的——像心脏被尖锐刺穿般的东西。”借着《阅读不息》，我们将这些“像心脏被尖锐刺穿”般的书整理成“坂本龙一书单”，正如东京下町的一角开放的“坂本图书”，让大家接近一些坂本的精神，感受他天才的智慧。

坂本龙一书单

《电影书写札记》
作者：罗贝尔·布列松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草枕》
作者：夏目漱石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梦十夜》
作者：[日]夏目漱石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精神》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作者：[日]小津安二郎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余白的艺术》
作者：李禹煊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
作者：[日]福冈伸一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千年愉乐》
作者：[日本]中上健次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沉默》
作者：[美]约翰·凯奇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的秩序》
作者：[意]卡洛·罗韦利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类世的“资本论”》
作者：[日]斋藤幸平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毛毛》
作者：(德)米切尔·恩德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逃避统治的艺术》
作者：[美]詹姆斯·斯科特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极简音乐史》
作者：(日)冈田晓生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森鸥外精选集》
作者：[日]森鸥外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Embrace the Unfathomable AI

拥抱带刺的 AI

撰文 吴昊 | 设计 lee

①

捷克战马工作室 (WarHorse) 推出的大型中世纪模拟器《天国拯救2》，一时间游戏霸屏，社交媒体话题无数。在这一部描写欧洲中世纪生活的单机游戏里，玩家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不限于战斗、打铁、炼金……没有国产游戏的一键寻路，也没有充值即可获得的豪华装备，更多的旨在还原大众印象里那个“黑暗”的时代。

剧情里有一个关于炼金术的小故事。主人公亨利在故事主线早期需要完成磨坊主布置的任务：去探明墓地里的硝石产量。对于屏幕前的玩家来说硝石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乡巴佬主人公而言，这种产自墓穴且不大好闻的物质是前所未闻的知识上的盲区。实际上，磨坊主的营生是私制火药，贩卖给领主。作为雇主，磨坊主为了保持技术的垄断，于是对自己的劳动力煞有介事地介绍“硝石是用于制造魔法人偶的必要元素，以实现炼金术”。当然，可以自由行动拥有自由意志的魔法人偶是一个中世纪炼金术笑话，但不妨碍炼金术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先进技术力的神话。事实上，不管是唬人的人偶还是制造恐慌的火药，根本上都是要帮助人类获得新的动力——推动历史的发展。

从浮士德博士的靡菲斯特，到弗兰肯斯坦的诞生，机械姬伴着银翼杀手在巨幕前起舞，赛博朋克 (CyberPunk) 从荒诞中淬炼真实……生产力的进步解放人类，生产力的大幅进步让人类偷懒，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②

无论是 DeepSeek 还是 ChatGPT 抑或其他 AI 软件，它们不仅是当今炼金术，更甚，它点石成金。人文科学在 AI 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它们速度快如闪电，几秒钟便可链接上人类已有的知识库存，极为轻易地模仿任何一位既有的文学大师。

DS 还能体贴地为提问者展现自己结论推导的逻辑流程，比如问“莫言和余华哪一位的写作水准更胜一筹”，这种在中文系每年都会撰写大量论文的问题，AI 的反应只是区区十多秒，旁征博引之外还能给出一些业内人不住点头的“个人体验”。

AI 的神功大成确实让人们从工作中的“蓝领”部分被解放出来，对于试图获得岗位的人类，AI 的技术是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人+AI” 确实在伏案写作这一特定环境中远胜人类本身。有 AI 的帮助，我们只需要完成对刻下热点的筛选，输入机器由 AI 完成选题，再由人类编辑完成最终的定题，内容制作流程大大简化。从乐观的角度来考虑，人类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更值得投入的地方去，当然在硬币的另一面，裁员无法避免。

某校艺术硕士 (MFA) 专业的老师在 DS 崛起之后不知道怎么准备教学，实质上这是这一学科，或者说整个人文界的共同困境，一方面需要正襟危坐表示 AI 仍旧无法战胜我们，另一面则汗流浹背面对冲击，体验着当年柯洁对战 AlphaGo 时的绝望。

③

青年小说家吴清源在《诗魂》里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不久的未来，写诗这事儿已经完全被 AI 包办，“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刘勰当年的想象，用来比赋才华旷世的文人，在小说家笔下则是 AI 们的基本操作，按照人类的任何需求，AI 都可以给出恰如其分的答卷。小说不仅仅营造了一个全面 AI 化的世界背景，作者也在虚拟的构想中追问一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说现在 AI 的作用更多体现为对人类已有信息的整合，运用它们超强的计算能力完成对人类“低效” 生产力的超越，那么 AI 如果拥有了“自我”，它们是否会全面取代人，取代人类的思考？

答案并没有那么想当然。

诗歌是“人” 的表征之一，评介一首诗的好坏，牵涉到对于“美” 的理解。上周，国内的几本诗歌刊物共同发起了对于 AI 的抵制。因为它们发现，相对于有迹可循的古体诗，现代诗歌已经沦为 AI 们秀肌肉的方式。毫不客气地说，AI 写的诗还真不比人差，甚至远比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要强。AI 的出现彻底让苦吟派陷入了癫狂，你没日没夜地琢磨，费尽心机地遣词造句，最好的光景也就和 AI 数秒的工作等量齐观，新质生产力的威力叹为观止。

在一次高校交流活动中，科幻作家陈楸帆提到自己已经和 AI 合作多年，正在写作的部分小说也是有 AI 加入共同创作的。如此说来，在不久的将来“AI 署名问题” 应该也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往常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人抄人的浑水摸鱼，现在更麻烦，AI 的介入让抄袭无法定义，反 AI 抄袭的工作也许只能交给 AI 本身，形成了吊诡的逻辑闭环。

④

本雅明在目睹相机、印刷的普及之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浪潮里为“讲故事的人” 招魂。当西方世界源自于荷马的 Teller 越发稀少，属于小说家的舞台越发逼仄，我们难道只能仰望束之高阁的名著，通过短视频“X 分钟讲完《战争与和平》” “X 万字精心梳理弄懂曹雪芹” 来迫近这些文化遗产，通过视频、音频的编码来获得一种近似阅读的真实体验？好像往脑后插个 U 盘、把数据全部导入脑中的时代也不会太远了。

人类“最后的阵地” 在哪里？

近两年的出版业非虚构题材的销量有目共睹。从梁鸿的“梁庄” 开始，到杨本芬、袁凌的持续发力，《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 非虚构逐渐摆脱了文坛边角料的地位，成为这个时代写作的生力军。

答案似乎就在“个人体验” 里。人与世界的交互经验成为 AI 未染指的领域，觉醒的劳动者用自己的故事感动人心，也用日常的话语、丰富的细节逐渐磨平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边界。就像厄休拉所说的那样，她从不认为科幻小说是类型小说，这些明确的标签是书商们为了吸引眼球人为添置的桎梏，无形中囚禁了人类绚烂的想象力。这句话对于中国非虚构的写作浪潮而言，亦是如此。

⑤

我们再回到游戏。

《底特律：化身为人》(Detroit: Become Human) 是一款内涵极其丰富的游戏，反映了未来“仿生人” 进入人类社会之后的种种遭际，暗喻了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问题，用科幻的包装容纳了一个未来世界关于选择的诸多可能。

其中的一位仿生人主人公康纳，“他” 的机型职责是利用 AI 赋予超强洞察力、逻辑推理能力辅助人类警探办案。在那个时代里由于仿生人的出现，人类的罪案变得更加复杂，其中人与仿生人之间的冲突、矛盾往往会导致更加扑朔迷离的悬案。在探案的过程中，康纳不断地遭遇出厂设置与现实冲击的矛盾，最终他的反抗意识得到激活，完成了成为人类的蜕变。

情感的获得需要通过交互，犹如中世纪微焰烛火下的书籍，当人的指腹触摸到纹理不同的书页上之时，那种收获新知的刺激，是通达灵魂的战栗，也是跨越时代的求索，介质在变化，技术在飞跃，人也需得更进一步，去拥抱未知的科技，才有可能更好地偷懒，更好地与未来同行。

书与微观世界
BOOKS AND
MICROCOSMOS

NO.5



当你读到书中的动人之处时你会做什么？对于微缩景观摄影师绳晓晨而言，以独到的创意做催化，将书的内容从文字转化为视觉图像在微观世界中呈现是他的乐趣所在。在“‘书与微观世界’ Books and Microcosmos” 专栏中，每一期绳晓晨都会选择一本书为创作灵感，给大家用微观世界的视角展现书中的精彩内容。



书：《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诗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图片编号：20230913

创作手记

“这是春天：生活再次开始呈现出‘今天’的正常面貌。只有想象力不被欺骗。”
——摘自《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诗选》

这幅作品便是基于对封面的想象。把绿色的封面想象成经过寒冬后复绿的草地，将一汪蓝色当做一片重新荡漾的湖水，复苏与新生，自然与生命，就是“春天及一切”。

Echoes of Spring’s First Breath

春天及一切

Society Without Retirement

迷失在耄耋之年

撰文 Resiling | 图片 后浪 | 编辑 Emin | 设计 lee



长寿的噩梦

在《无退休社会》问世前一年，也就是 2020 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被阴霾笼罩，甚至连一个月之后的社会形势都难以预测。除了疫情，市场国际化、日本经济萎靡、温室效应引发的气候变化、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等，国内外形势充斥着各种不确定因素。但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将在不远的未来急速增加。

书中提及，战后日本平均寿命逐年攀升，成为世界第一的长寿国家。上世纪90年代“长寿”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梦想，而在人类史上第一个实现长寿的国家，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晚年生活感到不安。书中讽刺地说，“长寿时代”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日本将进入“活不好也死不了的时代”。长寿本应是一件好事，可是在当今社会，长寿却让人焦虑，甚至成为人生中的头号风险，俨然变成了一场“长寿的噩梦”。书中大量采访真实记录了“噩梦”的具像化，比如一位没有社保的老伯在脑出血之后丧失工作能力，在绝望之中他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自行了断。他们都有过光鲜的年轻时代，然而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剧，社会保险问题、住房问题、子女问题、科技进步太快等等一起涌现，某一刻他们忽然后发现自己被绑上了终身工作的马车，毫无喘息机会。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对后半生感到迷茫的中年人和青年人。不等他们变老，一些中年上班族还没熬到退休就已经在公司失去了立足之地；单身青年男女因为属于非正式员工没有了托底，等不到退休，眼前的生活就让他们心力交瘁。

在日本，“少子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贫富差距逐年拉

“无退休社会”的现实让某一种老年生活方式具像化，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含义。而在老龄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无退休社会》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源与行动指南。

《无退休社会》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用200个采访案例绘制出东亚社会的衰老图谱，更在于它撕破了“长寿福音”的温情面纱，迫使每个我们直视那个终极拷问：当生命被技术无限拉长，我们究竟要怎么样过好这多出来的三十年？答案或许不在政策白皮书里，而在每个清晨的地铁站台上，在那些比朝阳更早醒来的白发背影中。

大，新冠疫情引发经济衰退和失业潮，更加加剧了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如果老年人口继续增长，就业人口继续下降，我们人生的最后阶段将迎来巨变。

《21世纪资本论》中提到“如果人口和生产率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较少的新生人口使得过去累积的资产进一步集中，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分化。日本便是这一现象的最佳例证，一方面，自1974年的婴儿潮结束，长达五十年的少子化正式开始并将持续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在G7集团中高居第二，已沦为“格差社会”。

日本少子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各种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因为日本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

硬币的两面

《无退休社会》中的“无退休”是采访组自造的词——意指“退休生活正逐渐从我们的人生中消失”。在当今社会，由于人口老龄化、养老金缺口、劳动力短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退休”这一概念和现象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就自然地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享受养老生活，而是需要在年老后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实现自我价值或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

书中集结了日本媒体《朝日新闻》2019年到2020年期间的一组专题采访，9名记者真实调研和采访，针对身处无退休社会时代最前线的老年人和对后半生感到迷茫的中青年的真实生活分别撰写记录他们的故事而后集锦。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老龄化社会的担心，并预判

了将要出现的社会需求和问题。书是纪实文学类，经过新闻调查采访后的内容真实，并且配有被采访者的照片。记者们在采访的同时也在思索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试图寻找对抗“无退休社会”生活的启示。

“退休生活的消失”意味着什么？

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或许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个身体健朗、精力充沛的新时代老年人形象，也或许你联想到一个头发花白、腿脚不利索但却不得不活到老干到老的打工牛马——这两种想象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现实，正如“无退休”一词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含义。

一方面，老年人走在无退休时代的前列。70岁还顶着严寒酷暑从事交通疏导工作的老头说，当保安几乎是老年人工作的唯一出路；80岁的老人为了获得一份工作，甚至需要谎报年龄说自己70多岁去面试。不过另一方面，因为企业开始积极聘用老年，曾经由于没有工作丧失与社会连接感的老年人得以重返岗位开启第二人生。“被需要感”重燃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正如书中写到：做了一辈子鞋匠的镰田领着丰厚的养老金，在退休后没事做，“只觉得浑身难受，老得更快了”，于是在休整一年后，他加盟了当地中老年棒球队，在采访中他说“不管多大年纪，无事可做的日子总是空落落的”。

像镰田一样的老人不在少数，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存在价值和栖身之所。86岁的伍德·艾伦正在拍摄他的第 50 部电影，退休的传闻被他否定再否定；99岁的大卫·爱登堡仍在纪录片之路上一路兢兢业业，从业70余年，他一直都在坚持为地球代言，始终保持着每年平均2部作品的更新速度，创造了人类影史上最长的不断更纪录。

《无退休社会》作为一本优秀的社会报告，既提供了简明的政策信息，又呈现了大量翔实的个案材料。知冷暖，叹悲欢，一幅日本老年百态图徐徐展开。

没有答案的行动指南

像中国现在面临的低生育率问题一样，日本早就开始进入少子化时代，据研究机构分析，“如果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日本人口将会飞速减少，峰值时一年减少100万人，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和仙台同等规模的城市。”老龄化比例将在2040年达到35%，2060年达到40%，劳动力短缺愈发严峻，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增长，就业人口规模逐渐缩小，“人口负债”问题凸显。《无退休社会》书中强调，“无退休社会”的问题核心在于“人口抚养比”，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0~14岁及65岁以上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二战后，此比值约为40%，意味着五人养两人，而到2065年，该比值预计升至94.5%，即一人需抚养一人，形成“人口负债”。日本社会体系基于人口红利期建立，不适应当前人口下降趋势，因此需要根本性改革。

“人口红利”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经济短时间内腾飞，也正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人口的人口红利，才能让科技、产业、贸易迅速崛起。如今中国也过渡到了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阶段，人们普遍面对经济下滑和工作压力大、住房等问题选择不结婚不恋爱更不会生孩子。与日本如出一辙的剧本在中国上演。

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

《无退休社会》一书深入剖析了日本社会的独特架构及其面临的变革。日本曾凭借国家、企业、家庭的三重保障体系维持稳定，国家以行政指导助力企业发展，企业依年功序列制给予男性员工稳定收入，家庭则用此收入应对教育和住房开支。然而，这一模式正遭遇挑战，越来越多的人游离于三重结构之外。书中不乏生动案例，如“妖精大叔”在员工食堂的出现，以及“老年人vs. 远程办公”的探讨，都反映出社会结构的松动与现代日本老人面临的窘境，为我们理解日本社会提供了宝贵视角。它给除了一个对个人的可行建议，提出了“WPP”理念，即在体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工作更长时间（Work longer），用私人年金（Private pension）过渡，最后用公共年金（Public pension）兜底。把退休后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趁身体健康继续工作；再利用个人积蓄过渡；最后领取退休金直至离世。

《无退休社会》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用200个采访案例绘制出东亚社会的衰老图谱，更在于它撕破了“长寿福音”的温情面纱，迫使每个我们直视那个终极拷问：当生命被技术无限拉长，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社会契约来安放这多出来的三十年？答案或许不在政策白皮书里，而在每个清晨的地铁站台上，在那些比朝阳更早醒来的白发背影中。

无退休社会

Society Without Retirement

老为所用 or 老无所用？

释义：“无退休”一词出自《无退休社会》，意指“退休生活正逐渐从我们的人生中消失”。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老龄化、养老金缺口、劳动力短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退休”这一概念和现象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就自然地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享受养老生活，而是需要在年老后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实现自我价值或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比如在日本，由于老龄化严重，很多老人到了传统退休年龄后仍在工作，像 70 岁以上的老人还在从事保安、保洁、出租车司机等工作。

《无退休社会》一书集结了日本媒体《朝日新闻》2019年到2020年期间的一组专题采访，本书采访组由9名记者组成，记者的年龄从30多岁到50多岁，涵盖多个年龄段。他们采访的对象既有身处无退休社会时代最前线的老年人，也有不少站在人生岔路口，对后半生感到迷茫的中青年。针对采访发现的问题，他们咨询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试图对东亚社会全体面临地狱级难度困局做出解读，寻找对抗“无退休社会”生活的启示。

格差社会

Society With Disparity

社会等级和社会分层

释义：“格差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体系中，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教育机会不均等、社会政策和制度因素以及地域发展不平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经济领域出现明显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层面产生社会地位差异和生活方式与消费的巨大不同的情况。具体包括教育方面存在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医疗领域有医疗资源分布和医疗保障的不均衡等多方面显著差距和不平等现象。差异和不公平进而导致不同群体在生活水平、机会获取、社会地位等方面呈现较大差异，甚至引发社会阶层矛盾、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社会形态。

WPP理念

Work longer·Private pensio·Public pension

身体健康，多多攒钱

释义：“WPP理念”是《无退休社会》书中提到的概念，即Work longer，在体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工作更长时间；Private pension，用私人年金过渡；Public pension用公共年金兜底。就是把退休后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趁身体健康继续工作；再利用个人积蓄过渡；最后领取退休金直至离世。书里指出，这是应对“无退休时代”到来的最大众化的可执行方案。

银发经济

Gray Economy

老年人也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释义：“银发经济”又称老年经济、老年产业，是随着社会老龄化而产生的一种专门为老年人消费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经济形态。“银发经济”涵盖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文化娱乐、金融理财等多个领域，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和创新商业模式，既满足老年人对健康、生活品质及社会参与的需求，又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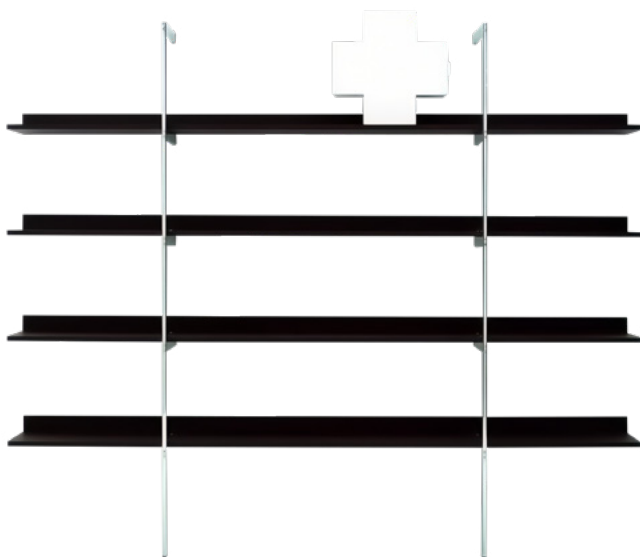
伴随着“银发经济”一齐兴起的是一种新兴的、不受世俗束缚的老年生活方式，区别传统“天伦之乐”的晚年，当今老年生活方式更加多元，有蔡澜一般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的老有所奢，也有追求身心灵持续学习进步的旅居养老等等。

vol 05.

滑翔机书架(Aliante Bookshelf)

产品描述

Aliante Bookshelf直译为“滑翔机书架”。滑翔机书架Aliante Bookshelf诞生于1980年。该版采用壁挂式配置,由特制的金属结构和木质搁板组成。金属支架有抛光镀铬或白色、无烟煤色或泥灰色哑光漆面可选,搁板则分为哑光或亮面饰面,有自然色、黑色或鸡翅木色橡木可选。装配书架时,木质搁板会被用内六角螺钉固定在金属支架上,而整个书架则被以单个膨胀钩固定于墙壁。该版本由米兰籍设计师朱利奥·卡佩里尼 Giulio Cappellini与罗道夫·多多尼Rodolfo Dordoni于1980年合作设计。后来,该款经典书架被重新改良设计,曾作为olympus frp公司的设计项目参加2012年度碳纤维设计大赛,斩获一等奖。



Aliante Bookshelf

会滑翔的书架

图片 Cappellini | 撰文 谈桐程 | 编辑 罗敏 | 设计 lee

传奇故事

Aliante Bookshelf的灵感,源自于创造一种“低空气阻力”家具的欲望。这是典型的Cappellini式的想法,与那些更感性、更手工、更具民族特色的典雅意式风格相比,Cappellini的设计语言更国际化,他从不吝于从多元传统中汲取灵感。他的设计风格是客观、理性,近乎清教主义的,那些有着空气动力学般形式语言的家具与其说一件产品,更近乎于一件现代主义雕塑。

书架不应该像个闯入者般游离于墙壁之外,而应该如乐曲里的一枚音符般与墙壁融为一体。这便是Aliante Bookshelf在1980年的原型设计理念。

进入新世纪,Cappellini重新拾起Aliante Bookshelf,使用碳纤维激活了这一原型,赋予其新的活力。新作品仍属于Aliante Bookshelf序列,但它更接近Cappellini最初的设想:碳纤维书架末端的机翼,仿佛从故去的时光中一路滑翔而来,没有多余的曲线,只有简洁到无法撤销的线条,在暗处默默支撑起你阅读时的全部负荷。

轻便但实用,低调而优雅,书架应是这样默默无言却至关重要的家具。诞生于1980年代意大利家装设计转型时期的Aliante Bookshelf完美体现了上述这些特点。它在用料上尽可能地减省,但又不失简洁有力的线条感。



设计师
朱利奥·卡佩里尼
Giulio Cappellini

Giulio Cappellini于1954年出生于米兰,在故乡接受过专业的建筑学训练。1979年,他加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Cappellini公司,担任艺术总监和设计师。在那里,Cappellini时常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设计师合作。他们共同设计出一系列家具,这些家具现在都已成为世界各大艺术和设计博物馆的珍贵馆藏。

Cappellini的建筑学背景,使他能够将家装设计与建筑设计融会贯通。他同时也是促使意大利家装设计从传统风格转向现代主义风格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热衷于使用大胆的颜色和多元的材料,将家具视为艺术品来打造。

如今,Cappellini已成为意大利设计界最具标志性的设计师之一。他在世界各地的多个设计和建筑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并组织展览和活动,包括米兰Superstudiopiù新设计的临时博物馆、新加坡的意大利酒店展、伦敦著名的萨奇画廊的“I Made”、莫斯科的“意大利制造”等。



从“全球新公民读本”的媒体定位出发，联合小宇宙平台，
展现丰富多元的播客内容，引领都市盎然潮意。
我们以城市为实验场，既关注“都市力”浪潮下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探索，
同时也引领着未来都市周末的时尚生活方式。

按下播放键，让潮力可持续。

